

妇人不愿为 人类生育他们的后代

多么深、多么深的黑暗呀 森林里完全静下来了,巨大的树冠遮住了天空每一个星座的光泽,微风也停止在了大地的那头。

一个赤身裸体的妇人躺在一棵千年的落叶松下,从她身体四周,不断散发出陈年和新年落叶的芳香。

“来吧,快点来吧。”妇人颤抖着嘴唇热烈地喃喃道,同时雪白的双臂再次伸向了她旁边的伴侣。

“来吧,乘黎明到来之前你还没有从这里悄悄离去,快拥抱住这滚烫的肉体吧;

快完成这亘古以来最神圣、最完美的一次结合吧!”

她的爱人一直沉默不语,仿佛石头长在了心中。

“我知道是什么样的念头盘踞在你心灵深处,使你对我的呼唤不能立刻做出回应;

但是请放弃它们吧,就像放飞笼子里的鸟儿一样,请替

它们打开那扇禁锢的铁门吧。”

但是，她的爱人还是一动不动，仿佛整座大地压在了心上。

妇人终于因为遭受拒绝而羞耻地哭了。她用一片落叶遮住了自己的私处，又用另一片盖住了乳房。直到身旁的落叶最后被挖成一座小坑，她的整个身体才停止了颤抖。

这时，她的爱人却突然俯下身来，将头颅埋在她的颈窝深处。过了一阵，他的肩头开始抽动，喉咙里也咕噜咕噜响着一条被沿路的岩石、泥沙、河床阻塞的河流：

他哭了。

黑暗中响起他悲戚的声音。这声音先是通过他痛苦的嘴唇发出，然后变成一支利箭射向妇人的心中。妇人听了痛不欲生。

“我不能，不能和你结合。”他哽咽着回答。泪水从他眼睛里流下来，濡湿了身下一大片黑衣。他再一次艰难地重复道。

“不，不！”妇人厉声尖叫道。她疯狂地掀掉身上所有的落叶，双手死死地环住她爱慕者的脖颈。她坚决地说道：

“不，我绝不替人类生育他们的后代。绝不让一个身上也流淌着自私、冷酷、虚伪、势利、铜臭的血液的子孙从我纯洁的子宫里诞生和成长；

我从万物之中挑选了你。因为只有你，可敬的死神，才是真正具有公正、博大、仁爱的心胸的；

你在自己那个王国里为所有死者缔造了真正平等的坟

墓。在那里,高尚、脆弱的灵魂不必再受恶者和权势者骚扰,受小人和无知者讥讽。它们可以宁静地睡去了;而人类里一切带了不义和罪恶的,从此也失去了威力,它们再也不能像当初在世上那样四处传播、蔓延。它们停息了,终止了,真正死去了;

因此,你是真正值得敬戴、爱慕和献身的伟大的神。我愿生育下你的族类,让他们矫健的身影在大地上迅疾地奔跑、跳跃,让他们无私、博大的灵魂异化丑恶的人类的灵魂;

让大地的血管里从此消失了人类天性中一切不洁,而只剩下高贵的那些吧!”

妇人激动地倾诉着。热烈的爱情的气息吹拂在死神脸上,使死神也对她充满了相同的敬意。但是——

死神是永远不能和活着的人类结合生育的,永远不能!

死神的眼泪像河水似的浇湿在妇人的胸脯上。“我不能,亲爱的。”死神悲伤地说。他伸出一只手颤抖地去抚摸妇人的脸,他不知道该如何以一颗破碎的心去安慰另一颗破碎的心。

后来,妇人在大地上孤伶伶地度过了一生。她真的没有替人类生育一个子女。

妇人向死神要求 改变死亡国的制度

这是一个专门记录人间罪恶的妇人。她走遍了大地的角角落落，就是为了将散布在大地上的、那些始终没有得到惩治的罪恶一一记录在册，以便等到时机合适时候去面见死神，说服他变更死亡国度里的许多现存的制度。

有关这类的史册已经满了整整三册，第四册也正在进行之中。然而依实际情形看来，四册远远不够，根本不足以将人类所犯种种罪行录尽。就像面对大森林里黑压压的蚂蚁，仅凭一个人的一双眼睛是决不可能将它们一一数得清的。为此妇人更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不敢有片刻松懈和怠慢之意。

但是，工作进行到半途就受到种种阻碍。那些有罪的人听说了这件事，内心都十分虚怯。他们并不是害怕在地面上的罪行在地底受到惩治——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深信这妇人的劳动完全是白费辛苦：“死神？那对待生命远比任何一个国度里的统治者都要宽厚、仁慈

的死神，岂会听从一个来自俗世的妇人愚蠢无知的劝教？”他们用轻蔑的口气嘲弄妇人，并故意在她面前笑得前仰后合，企图以此恶劣的方式挫败那妇人的自信心。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有另一种担心和顾虑。这担心和顾虑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处在惊慌之中：他们想在地面上生活得更好、更安全，就不得不想方设法保护住自己固有的荣誉、地位、权势等。而这些东西许多时候正是他们掩盖自己罪行的厚重的幕帘，一旦将其揭开、剥落，露出背后的真相，他们的享乐也就差不多快到尽头了。

于是，他们中一些人就乘夜色降下来以后走出了阴暗的洞穴。他们循着那妇人的足迹找到了妇人，请求她撕掉记载着他们罪行的那一页，或者干脆将那一页焚烧成灰烬，让它成为“什么也没有”。

“我会回赠你十倍的重金，使你从此享受到如女王一样的富贵生活。”金融家打开一只随身携带的小皮箱，毕恭毕敬地将它捧到妇人面前。

“如果你不嫌弃，你尽可以在我执掌的势力范围内随意挑选一个你认为是最好的职位。”政治家走上前来，把一本记载着各项职位的小册子递向妇人，请她过目挑选。

“啊，我尊敬、仰慕的女神啊，如果您愿意，我将一生都为您制做颂扬的赞辞，使您的名字在大地上千百年地流传下去。就连您的后代，也会跟着这荣耀享受到永恒的幸福。”诗人凝望着妇人，热烈地请求道。

“像地鼠一样，不靠偷盗它的粮仓怎会变得满溢 我们

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最低等公民，从世界的大粮仓里只不过挖取一小杯粮食，而于那世界又能有多大损失？”小偷激烈地为自己辩护着，并用手指着金融家等其余几位，愤愤不平地补充道，“真正的大吸血鬼是在那里呢。他们的罪行才配叫做罪行呢。”

“唉，可怜可怜赤贫如洗的人吧。要不是他也享有同等的享受生活的权利，他何尝愿意以卑屈的狗的身份赚取众人的舍赐呢？最后上来的是一位乞丐。他满脸愁苦，唉声叹气，活脱脱是一条等待世人垂怜和施舍的丑陋的狗。”

然而，妇人始终没有答应他们中任何一个的请求。她既不看一眼从金融家打开的小箱里射放出强烈光芒的累累重金，也不被政治家和诗人的蛊惑而动摇。小偷的狡辩、乞丐含泪的哀求，这一切都不能削弱她坚定的意志。就像一座挺拔、陡峭的山峰，任何人、任何俗世的力量都休想降下它的高度！

广阔的夜色下，妇人静静地站在那里，许久不说一句话。但是当月亮升至每个人头顶正中时，就在每个人的期待像月亮一样越升越高时，妇人突然转回身来，给予了那些企图抹去罪证的有罪之人最猛烈的一击：

“你们这些无耻之徒！请你们赶快停止了乌鸦的聒噪，收拾起不断翻卷的丑恶的舌头吧；

你们的聒噪进入我的双耳，就像粪便玷污了最清洁的水池。我已嗅见那污浊的恶臭了！

从你们舌下滚落出来的言语一经触碰到空气。连清洁

的空气也觉得是受了羞辱，愤怒地从大地上空隐退了！

那些肮脏的礼物，你们最好还是留给自己享用吧。因为只有同它一样脏污的手在接过它时才会充满真正的欢愉，同它一样脏污的灵魂盛放它时才会不觉得沉重；

至于那记录你们罪证的某一页，将会永远保留在厚重的书册里。直到那书册上最后的一页空白也被填满，我才肯带着它将它亲手转交给死神；

到那时，伟大的死神就将照着这书册上的名字将所有在大地上未遭到铲除的臭虫和蜥蜴都一个个铲除掉。你们这群无耻之徒，便连存放死尸的一处安息地也找不到了。”

妇人说到这里，便撇下他们径自往夜色深处去了。她知道在那夜色里还藏有许多没被记载下来的罪恶——她要做到尽可能不遗漏下它们中任何一件。她一定要以自己纤弱的双肩和坚定的意志承担起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敢挑起过的这付巨大的重担！

妇人的身影不久便被黑暗吞噬了。金融家等几个人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内心愤恨得咬牙切齿。尽管他们谁也没有向对方公布自己的仇恨，但在各自的内心深处，那条盘踞已久的毒蛇早已急不可耐地嘶响着向外吐露毒舌了。

妇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但是，她的双足依然不停歇地在大地上空响彻着。最后，不仅连憎恶她的有罪的人认识她，就连在深夜的苍穹下闪烁着寒光的星星和道路两旁的树木、田野、石头也认得出她。

伟大的时刻到了——对于罪恶的记录终于越过各种障

碍完成了。当第七卷书册也放进行囊里时——在一个悄无声息的黎明，当大地还在沉睡之中时，妇人背起沉重的行囊出发了。她翻越过无数座山梁，横渡过几条激流澎湃的大河，又机智地躲避开沿途恶人和野兽们的袭击，最后终于来到了死神居住的宫殿门外。

然而，当她举起手去敲那扇大门时，她的身体却因背负了过重的负担而沉重地跌卧在了门槛上。但同时，她的灵魂又因为激动而情不自禁地呜咽了。

当死神听见门外的声响将门打开后，他看到的情景也使他不由地吃了一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伟大的死神是断然不会相信眼前这一切的。

“看来，那些传说中的事情有一半是真的了。”死神暗自思忖道。接着，他就怀着敬重和怜悯之爱将妇人背上的重囊卸下来，又把她领进自己庄严的宫殿深处，请她坐在最靠近他宝座的另一个邻座上。

“尊贵的远客，在你的脚步还未踏上这片新领土之前，我就从我的人民那里听说了有关你的一些传闻。但是如果你不介意，也不感到十分疲累的话，我倒更乐意听到你亲口对我说出那些建议；

因为经过转递的重金，难免会受到众手的污浊；而正在你面前期待着的，则是一个渴望见到最初真金的老人。”

死神慈祥地说着，并用鼓励的目光注视着妇人。于是，疲惫的妇人忘却了疲惫。她解除了一切顾虑，勇敢地向死神指出了死亡国度里现存的制度上的缺陷，并进一步陈述了

改进和变更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

“伟大的死神，’妇人从行囊里取出那些书册，递到死神面前说，“这就是我请求你改进死亡国度制度的唯一理由。”

“在它们上面，记录了人类在大地上为非作歹的种种罪恶。然而这些罪恶由于种种羞于启齿的原因，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惩治。它们至今仍在大地上畅通无阻地行走着，就像风穿过树林时一样轻松和自由自在。

为此，我的双足踏上了漫漫寻找之路。我坚信在大地之外一定还存在着另外的、坚持正义的国度，它会接替愚蠢的大地执掌手中的巨鞭，向那些逍遥的罪恶者头上刷刷挥去。

然而，我走遍了整个宇宙，敲遍了所有宫殿的大门，最后寻找到的却都是相同的失望：每一个国度都与另一个国度没有根本区别，每一个国度的地面上都是罪恶在泛滥成灾。

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国度我从没有涉足过。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惧怕路途遥远，前途未卜，而是我担心沾了尘土的双足会玷污了那片圣洁的国土。

它就是死亡之国，伟大的死神你管理着的这个伟大国度。”

妇人说到这里，热切地仰望着死神。她对死神的敬仰远远超过她对地面上的权威者的敬仰，甚至她对那地面上的权威者的鄙恨远远超过她对地面上泛滥的罪恶的鄙恨。

妇人接着说下去：

“伟大的死神以神圣的死亡净化了这个国度,同时也净化了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所有人民。当纯洁的人踏上这片圣土时,他们更加纯洁了。当有罪的人踏上这片圣土时,他们的灵魂也仿佛得到了更换一样,变得像珍珠一样地纯洁和透明。

他们全部在坟墓中静静地安睡了。呼吸均匀流畅,既不做恶梦,也不让那罪恶的邪念产生,每一个生命都异常安详和沉静。因此,当太阳照耀全宇宙时,唯有这个国度里的人民不需要它多余的照耀。他们宁愿永生都呆在这永恒的黑暗王国里,依靠自己纯洁的灵魂之光安详地生活。”

“但是……”妇人说到这里,却突然从座位上走下来,一直走到靠近死神旁边的一扇大玻璃窗户下面。透过一尘不染的窗户,她的眼睛凝望着外面一望无际的墓冢。它们每一座的高度都是一致的,大小也是完全相同的。与大地上的情形相比,这里确是一个不存在贪欲的世界。

“但是,这个美好国度的制度仍需进行一场变革和改进,”妇人说;“那曾经在大地上肆虐过的,和现在依然在大地上肆虐着的罪恶,决不能因为死亡具有非凡的净化力量就可以将它们从历史上一笔抹去——羞耻的大地不进行追究和惩治,伟大的死神就应该接替它完成。

因此,恶者的头上应该佩戴上耻辱的标记。他们的墓室不应该同纯洁者的墓室建成同一个高度,他们享受的睡眠也不应该同纯洁者享受的睡眠一样甜蜜、宁静。

一些墓室需要被腾空,放入审罪的案席;一些灵魂应该

被清除，从这片净土上驱逐出去。”

但是，就在这时，妇人的声音突然循着一声叹息而被中断——伟大的死神听到半途，就不能抑制地发出一声长叹。这叹息声中包含着的沉重的无奈使妇人感到震惊，她扭过头去，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死神，请求得到他的解答。

然而，死神轻轻地捻着他下巴上银色的银髯，许久不说一句话。他似乎是陷入了重大的沉思之中，同时又好像是在寻找合适的、安慰妇人的措词——死神在一片薄冰上小心翼翼地走着，他生怕用力过度将这晶莹、纯洁的冰块给震碎。

死神缓缓地回答：

“我恐怕不能帮助你，孩子。除了只能增添对你的敬重外，别的礼物我再也拿不出一件了。

同你一样，我对大地的现状也十分担忧，替它对罪恶的忽视和庇荫深感羞耻和难解。但是我的手臂的长度是有限的，难以直接触伸到地面上将罪恶一一击毙。

因此，我唯一能做到的，便是当他们向我的国度奔来，并且仍打算在这片新国土上继续做恶时，我就以超过他们自身数倍的更强大的力量——死亡，将他们阻隔在门槛外面。

直到他们的灵魂得到更换，被换上肉与核都是新生的、纯洁的另一颗时，我才允许他们进入我的国度。

因此，凡是在我这个国度里生活着的人民，尽管他们的形体与生前毫无二致，但实质上早已不是原先大地上不洁的那一个人了。

因此，如果我听从你的建议，将现行的制度改进，我惩治的就已不是罪恶，而是无辜了；如果我剥夺他们安睡的权利，我本身也就有罪了。”

在这期间，妇人一直静静地听着死神讲话。那每一句话仿佛重锤一样敲击着她，尽管她已将它们全部听明白了，但她的内心仍存在着浓重的忧虑——她无法将这阴云从心头挥去。

她痛苦地问死神道：

“那么，大地上的罪恶就只有听凭它继续留在大地上猖獗下去吗？”

“从目前看来只能是这样了。”死神苦笑着摇摇头，沉重地回答。接着他又补充道，“不过，也许大地某一天深受其害，会从自制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到那时，它就会着手在自己的国土上清除垃圾，直到最后使这片国土成为一片令人向往的净土。”

“但是，那非凡的时刻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啊？妇人的目光幽幽地望着外面，她似乎是在问死神，又似乎是在问自己——但不管是谁，都无法在短时期内作出确切的回答。

当妇人准备动身离开死亡国返回地面时，死神对她前去的命运充满了深深的担忧。他让那妇人将书册留在自己的宫殿里或是将它们全部烧毁，以防带回去被恶人做为报复的理由而对她进行迫害——人类是什么丑行都能做得出来的。

但是，妇人坚决地谢绝了这好意。她回答死神说：

“不！即便大地上始终没有人惩治罪恶，但罪恶的证据

永远不能被销毁。”

于是，妇人再一次背起沉重的行囊出发了。当她的身影从死亡国的地平线上消失时，伟大的死神仍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宫殿门口目送着她——他为那妇人返回地面后的命运深深地捏着一把冷汗。

妇人拒绝回到人类中去

一个妇人不想与人类居住在一处。于是，她就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然后又翻越过两座森林，涉过三条大河，穿过整座平原，来到了旷野上。

妇人把小屋建在旷野上不久，一个肝炎病人也来了。门被敲开后，他吃惊地后退了几步，喊道：

“难道这一切是真的吗？当我被可恶的人类从他们中间驱逐出来后，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遭此厄运的人呢。

没想到已有另一个更加不幸的同伴比我更早地遭受这种可怕的折磨了。

疾病、风暴、雷电、饥饿、寒冷，永无止尽的孤独和恐惧，加在一个人头上是灾难，加在两个人头上就能减轻一半。”

肝炎病人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他向妇人打过招呼，就在不远处一棵大树下也盖起了一间小屋。

第二年春天，妇人正在门外的一片草地上散步，突然听见从远处传来有东西敲击地面的声音。她循声望去，见是一个瞎子跌跌撞撞向这边走来。

“可恶的人类，如果有一天上天肯开恩让我睁开眼睛，我首先做得一件事就是用这根拐杖挨个儿敲碎他们的脑袋！”瞎子边走边大声诅咒着。当他快走到妇人跟前时，他突然停下脚步，鼻翼用力抽动着。

“呀！一股什么样的芳香从不远处传到我这敏感的鼻翼跟前来！它清幽、冰凉，不像是从刚把我抛弃了的人类身上发出的；

那么是青草吗？是被嗡嗡叫的蜜蜂采集着的娇艳的花朵吗？不，都不是。青草和花朵也发不出这种高贵的味道。”

最后，瞎子循着这股芬芳的指引来到了妇人跟前。当他伸出手去摸索时，他立刻解开了刚才困惑着他的疑团：

“呀！他也像肝炎病人那样吃惊地后退了几步。他大声喊道：

“是谁安排了这动人的结局，将一个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同一个高贵的妇人放逐到一处，使他们承受平等的惩罚和非人的折磨？

那么，就让我们服从命运的安排，成为荒凉的旷野上一对彼此安慰的同伴吧。”

到了第八年，黎明刚刚从草尖上兴起，旷野上的三个主人还在沉睡中，又一个被人类驱逐出境的人出现在妇人门前。他一条腿被露水打湿，另一条腿裤管空空的，沾满了湿漉漉的泥土。

“我也被不公正的命运赶出来了。”他指指自己短了一截的腿，愤愤地对妇人说：“我不过是比他们少了一条腿，但

一条腿和两条腿能有多大的差别呢？生活又不是时时在赛跑！

“不过，”他凑过来，将嘴巴对准妇人的耳朵，继续说，“好在我的儿子身强体壮，我临走时已要他发誓，成年后一定要替他的父亲向人类讨回这笔债务！”

瘸子说完这话，好像对自己的前途又找回了信心。他向肝炎病人和瞎子的住处走去。他们三个人在一处住着，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妇人却从不往这边过来，也不主动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去邀请她，或在树下远远地喊她，但每一次都被她拒绝了。

“为什么她总是这样高傲，不理睬我们的好意？难道她不害怕孤独，不害怕深夜的大风和雷电，也不害怕野兽绕着她的屋子咆哮吗？”

他们决定去说服她。于是三个人，肝炎病人在前，瘸子在后，瞎子居中，一起来到妇人门前。

“我们都是被人类驱逐到这里的不幸的人，我们应该结成最亲密的朋友才对呀！”

高傲对于落在这种境地的人有什么好处呢？快放下你无用的高傲，同我们平等地坐到一处来吧，这样灾难的日子才可能缩短些。

洗刷尘垢、澄清冤屈是需要漫长的等待的。那将我们驱逐出来的人类，总有一天又得将我们请回去。”

他们苦口婆心地规劝了老半天，妇人只是静静地听着，

最后她终于开口回答每一个问题。这是他们在共同的受难的荒野上听到的她对他们发出的第一次声音：

“我并不是你们的同伴，我的命运也与你们的截然不同。

因为对于你们来说，远离人类就是远离了幸福和安全。而于我，则是得到了这些。

你们是被迫离开那里，因此肉体 and 灵魂在这里是遭受折磨。而我，则是肉体听从灵魂的召唤，像兄弟一样快乐地结伴来到这里。

你们以为只有在荒凉的旷野上人才会感到孤独和恐惧吗？不，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来自大自然，而是在喧闹的人类中间。”

妇人说完以后，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这时旷野上显得更加寂静，连一丝风也没有吹过。

三个人往自己的住处走去，一路上大家都沉默着。快到门口时，瘸子悄声嘟哝道：

“我并没听懂她说了些什么。”

“是呀，”瞎子表示同意道。他嚷嚷道：“难道上天嫌我是个瞎子不够，还要再让我成为聋子不成吗？这妇人的话我每句都听了，可一句也听不懂。”

“我的情形也比你们好不了多少。”肝炎病人不解地摇摇头。他感到心情有些沉重。

又过去了八年，旷野上依旧没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显得更加荒凉了。野草绿了又枯，枯了又绿，动物们也销声匿迹。